

Y I R A N Q I N G C H U N

依然青春

史辉◎著

所有的想象之门都敞开着

任属于我的季节 海风一样穿行

爱过 恨过 有眼泪 有笑靥

当然还有这样那样的遗憾

但那就是青春和瑰美

如金黄的野菊花在山岗任性绽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依然青春

Yi Ran Qing Chun

史辉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依然青春/史辉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396-5694-6

I. ①依… II. ①史…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4748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汪爱武

装帧设计:张诚鑫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 awpub. 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17.5 字数:300千字

版次: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自序

第一次做文学梦,是在山高路陡的大别山。

那年春天,十八岁的我被“上山下乡”的洪流卷进大别山区金寨县花石公社的一个偏僻小村。那里不通公路,更不通电,屋子里照明全指望一盏煤油灯。至今,我尚能清晰地忆起农村“双抢”时的一幕:天蒙蒙亮,我和同伴简单洗漱一把,就冲到打麦场上把昨晚挑回来的麦子铺开晒上,再回屋匆匆做早饭吃;太阳刚刚升起,我们已下地挥舞镰刀割倒了一大片麦子。中午,骄阳似火,却正是农民连枷飞舞“噼里啪啦”打麦子的最佳时间,一场麦子打下来,我的头被烤晕了,全身衣衫被汗水湿透了,回屋喝口水,喘口气,便又下地割麦。等到大伙把当天收割的最后一捆麦把挑回打麦场后,门头上公社广播站的大喇叭早已无声无息。我草草吃完饭洗过汗湿透的衣服,就凑着同伴油灯的光亮,忙乎起我的宝贝煤油灯了:取下头天夜里被油烟熏黑了的玻璃灯罩,边哈口热气边用干净的软布小心又细致地擦着,直到把它擦得锃亮锃亮;再给灯盏添满了油,待煤油顺着灯芯的细捻慢慢吸上来,划一根火柴点着,灯芯跳出扁长的火苗,搁置好玻璃灯罩,昏暗的灯光便照亮了我那简陋的桌子及几本偷偷从家里带来的大部头小说。在同伴的鼾声中,在大蚊子的轮番进攻中,我铺开了一沓白纸,伴随油灯捻子的噼啪声,凭着那昏黄的光芒读着写着,不知何时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也不知何时灯盏里煤油耗尽冒出黑烟。次日早晨醒来时,我的鼻孔总是被熏得黑乎乎的,洗了又洗也洗不干净,还散发出淡淡的煤油味。每每窗外晒场上守夜的社员来问“你咋整夜不吹灯”时,我不敢说自己在读书写作,因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下放知青,是不能从容做文学梦的。

其实,我并非有文学天赋,何况又是在那个没有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中读完小学五六年级和中学的,只是因为“文革”伊始尚在读小学的我就背上了家庭出身不好的黑锅,还曾数次经历被红卫兵搜身乃至抄家的屈辱,插队后当然招工无望、上学无门,只能拼命干着每天一角几分钱报酬的农活:早春赤脚在刺骨的水田里插秧薅秧,夏季双种双抢晒脱了几层皮,冬季开山劈河、抬石头修梯田……一天十四五个小时的劳作之外,还得喂饱一张嘴,要自己种菜,要天天挑着一对大水桶去大河里挑水,隔三岔五还要爬几个大岭到深山里去砍柴。我这个儿时就被县医院戏称为“老病号”的弱女子在大山里的日子实在太难捱了,便苦苦思索着如何显示出自身价值以实现回城市上大学的夙愿?也许是压抑太久的心灵需要宣泄,也许是像我这样的女学生除了能挥动手中的笔就没别的本事了,我朦胧觉得自己应该写作,便开始尝试着写小戏剧本,写歌词。当时,大队和公社的文艺宣传队每年都要参加各级的文艺会演,创作文艺节目还是受欢迎的。居然,我写的剧本被大队和公社的宣传队上演了,歌词被县知青会演采用了,县里一个文学创作学习班,也因此把我招了去。在这数十天的学习班上,我这个连一首唐诗都未读过的所谓高中生,一口气写了三首连自己都搞不清算不算诗的“诗”,交了上去。

就这么一次偶然的涂鸦,竟分别刊登在省级和国家级的报刊上。一听到这消息,当晚,我独自一人跌跌撞撞地摸黑走了五六里山路,到公社办公室的报架上找到自己的名字以及变成铅字的作品。那一刻,大别山中生生不息的林涛正呼啸而过,我第一次体味到潜伏在孤寂和苦闷中的积极的生命。从那天起,小小煤油灯里的火苗照亮了无数个昏暗和忧伤的日子,我看见了文学女神在向自己招手……

四年后的1977年,停止十年的中国高考正式恢复。我执意在高考志愿表的所有栏目中都填上“中文系”这三个字,那一刻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对文学的热爱早已超出了我的初衷。最终,我以全县文科总分第一的成绩被第一志愿安徽大学中文系录取。

又一个四年过去了,我毕业分配到安徽人民广播电台任文艺记者、编辑

乃至部门负责人,从事的虽不是文学,但也如鱼得水,入选全省十佳新闻工作者,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跟随做访问学者的夫君旅居过德国,21世纪初,为家庭团聚我放弃了风生水起的职业生涯,在中国和北美大陆之间飞来飞去……作为一个尽职尽责的职业女性兼家庭主妇,常常琐事缠身,何况此一时非彼一时,文学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被无数人奉为“圣殿”到近年被圈里圈外人感叹“边缘化”了,而我已无须以文学创作来体现自身价值了,也就不复有在昏暗的油灯下追逐文学梦的执着和功利了。然而,读书和写作已成为我兴趣所致。闲暇时,泡一杯绿茶,在洒满阳光的书房里,倚着高高的书橱,随意翻着一本书,抑或在电脑键盘上信手敲击着,竟成为我最愉悦和最放松的时光。

就这样,我一路走来,行行止止,写写想想,如今就汇聚成了这一本书。走过的世界,路过的岁月,是因为特别我才记得,还是因为某种冥冥之中魂魄相同,才会遇见?我更相信是后者,就如同当初文学女神眷顾在大别山中遭受磨难的我那般。

人生的丰富处之一,就是一个人的经历一定不同于他人,一个人的感受一样不同于他人。生在同一个世界,面对同样的事情,你从中得到的却不同于他人。特殊也好,平常也好,灿烂也好,暗淡也好,唯有对事物特质的洞察和人性的认知,会长久留在自己的心里,带着感情的温度。

目 录

自序	001
----	-----

异域悸动

在遥远的多伦多……	003
那座撕开战争伤口的战争纪念碑	010
走进穆斯乔的华人隧道	015
国殇日的罂粟花	023
一个人、一首诗和一朵花	028
由圣诞老人巡游说起	034
儿子的大学毕业典礼	037
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典礼	042
白大褂仪式	047
义工在加拿大	051
一美元的古堡	054
我眼中的加拿大教育	058
加拿大的“合作教育”	062
节礼日	064
夏天里的车库市场	067
扫雪记	069

- “小小联合国”的时装秀 ■ 073
- 我在 LINC 学英语 ■ 076
- 第一次野营 ■ 079
- 看电影 ■ 083
- 邂逅波士顿 ■ 085
- 在北美过春节 ■ 089
- 柏林印象 ■ 091
- 在波恩追寻贝多芬 ■ 096
- 汉堡：废墟、酒窖及其他 ■ 100
- 周末票 ■ 103
- 罗马之旅 ■ 105
- 艺术之城——佛罗伦萨 ■ 109
- 罗浮宫飞来巨大宝石 ■ 112
- 低地之国与高个子 ■ 118
- 艾菲特琳的童话故事 ■ 121
- 异乡的祝福 ■ 125
- 在那浩瀚的太平洋中 ■ 129
- 从安徽走向纽约的中国奇女子——吴世姗 ■ 137

梦暖岁月

- 献给母亲 ■ 151
- 依然青春 ■ 154
- 吾儿初长成 ■ 157
- 大别山之梦 ■ 160
- 留点美丽给自己 ■ 167
- 渴望大海 ■ 169

品尝生活	■	171
山中飘去一片云	■	173
袅袅炊烟	■	176
大山里的小妮子	■	179
绿色的情愫	■	182
有关一个人的往事	■	184
又见盛东涛	■	190
相聚在金寨	■	194
美哉,丫山牡丹	■	199
桐庐,最美的……	■	203
游雁荡山	■	207
托起又一个太阳	■	209
光之歌	■	218
走过三十年	■	223

诗心长叹

神女峰	■	229
香溪岸	■	231
秋谒虞姬墓	■	232
滇池	■	233
黄山挑夫	■	234
卖茶叶蛋的少女	■	236
烈士墓	■	238
大别山的孩子	■	239
啊,山区	■	240
林之声	■	242

十月的野菊	■	244
在候车室……	■	246
风雨中在旷野	■	248
致广播人(三首)	■	250
夫妻峰	■	255
睡美人	■	256
石林里的阿诗玛	■	257
鹿回头	■	258
文成公主	■	259
长江三峡行(九章)	■	260
致萧红	■	265
春山短章	■	266
难忘山村(外一章)	■	268
听海	■	270

第一辑

异域悸动

■ 在遥远的多伦多……

很难相信在加拿大最繁华的都市多伦多，会有一座铁路华工纪念碑，与世界最高的电视塔、最大的可伸缩圆顶体育馆相隔不远。而我这个外来观光客，却差点与其失之交臂。

那天，顶着炎炎七月正午的烈日，我和家人在 CN 电视塔这个庞然大物的脚下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才得以进入塔内。先从地面层大厅登上透明电梯上升至 342 米处的“高空楼阁”，再换乘另一个电梯上到世界最高的观赏点——高达 447 米的“太空甲板”。极目远眺，一百多公里外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和安大略湖对面的美国城市依稀可辨；俯视脚下，有着世界最大的可伸缩圆形屋顶的天虹体育馆缩进去了四分之三的圆顶，露天体育馆里一场橄榄球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尽兴了三个多小时后从塔上下来，一家人直冲附近的停车场，坐进了被晒得像蒸笼似的车内。

可就在汽车减速通过体育馆西北方向的第一个转弯口时，路边一座不起眼的高大建筑抓住了我的目光：它由两座架柱桥组成，顶部是一铁路轨道，两座真人大小的工人铜像分别立于桥脚和铁轨上，桥上的人用滑轮吊起一根能承受住铁轨的枕木，桥下的人用手托住枕木……冥冥之中，一只神秘的手把我从车里拽了出来。这些人是谁？修建的又是哪条铁路？走近一看，桥旁两块产自落基山脉的巨石上分别刻着：

华工筑路兮前仆后继

贡献永存兮念兹在心

难道这是给华工建的纪念碑？那真就是一座非同寻常的纪念碑了。我放慢脚步，绕了一圈，仔细端详，在桥墩上又发现了一些刻写得密密麻麻的中英文字：

加拿大铁路华工纪念碑

本像为纪念铁路华工协助建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使其横贯亚伯达及英属哥伦比亚两省间的落基山脉，以完成加拿大地理上和政治上的统一。

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五年期间，来自中国广东省参加建筑穿越落基山脉险恶地区每段铁路的劳工，达一万七千名。他们背井离乡，甘冒恶劣环境，超时辛勤工作，使这铁路在当时人力及财力困难的情况下，得以建成。因工丧生者四千名。铁路竣工后，他们的劳力再不被需要，数以千计贫困无依的劳工，无力返回中国国土，便沿着新成铁路线流落。在加拿大历史中，他们全部湮没无闻。对这些为加拿大开发有功的铁路华工，谨立此碑，以志纪念。

一九八九年九月

碑文没有落款，无从知道建碑者是谁，可这纪念碑的存在，让沉默的华工与太平洋铁路同在。我的心被震撼了，中国人知道加拿大是从白求恩的名字开始的，但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早在白求恩到达中国的六十多年前，一万多名中国人就已漂洋过海，参加修建贯通东西海岸的太平洋铁路，帮助加拿大实现联合统一……

我神情恍惚地离开了多伦多市的这座无疑将令我终生难忘的纪念碑，返回了居住的地方——百年前随着铁路的通达而在野牛游荡的茫茫荒原上兴建起来的城市，四处收集着各类书籍、杂志中一鳞半爪的信息，满城寻找着老铁路和火车站的标志，渐渐地，我翻开了鲜为人知的铁路华工和华裔移民在加拿大经历的苦难、耻辱和奋斗的历史。

加拿大所在的北美大陆北半部原是来自亚洲的印第安人和散居在北冰洋沿岸的部落民族因纽特人居住的地方,1867 年建国初期,加拿大联邦只有位处东海岸的安大略、魁北克等五个省,地处西海岸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British Columbia,简称 BC)也就是现今温哥华所在的太平洋沿岸,气候温暖,美丽富饶,但横空出世的美洲最大的山脉落基山脉成为当地人去加拿大中部和东部的天然屏障。第一任加拿大总理麦克唐纳力劝该地区人加入加拿大。1871 年不列颠哥伦比亚人到首都“摊牌”,说除非在十年内修建一条像美国那样的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铁路贯穿落基山,否则就加入美国。麦克唐纳满口答应。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成为加拿大的第六个省。然而,建一条连接两大洋的铁路谈何容易。九年过去了,工程仍没有开始,该省再次要求加入美国,麦克唐纳决定马上开工。美国工程师安德鲁·昂德多克投标获胜,拿下了全部工程。安德鲁·昂德多克发现完全雇用白人劳工自己要赔 150 万美元,那就意味着破产,他想到了当年修建美国太平洋铁路时的筑路华工。到中国招募华工时的许诺诱惑性很强:五年内每人可以攒下 300 加元,而当时 30 加元就能供一个中国成人生活一年。一些人在契约上按了手印。

太平洋东岸。19 世纪后叶,一个狂风肆虐的冬夜。当地人似乎早已吹灭了烛火,而从中国香港、澳门启程在海上漂泊了六个月的数万华工,在惊涛骇浪的簇拥下,陆续登岸。一场北美史上恢宏而又惨烈的“战役”,在落基山脉打响。整条铁路中最为艰难的路段,是陡峭的菲沙河谷,这是个连雄鹰也不敢久留之地。这段跨越慕迪港和飞鹰坳之间的铁路长达 615 公里,全部由 1.7 万多名华工修建。对华工来说,这最艰苦的一段路基几乎都是从世界上最坚硬的花岗岩中用手镐凿开,用炸药炸开建造而成的,每前进一英里,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劈山凿洞,逢水架桥,越过“加拿大地盾”的岩石与沼泽,穿过落基山这座几乎通不过的山脉……幽深的峡谷,湍急的河流,从此平添了 4000 多名华工们的冤魂。

经过六载艰辛劳动,1885 年 11 月 7 日,太平洋铁路的“最后一颗道钉”在葛泽拉池敲下了。全长 2.2531 万公里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像条巨

龙,从大西洋腾空,穿越落基山脉,飞向太平洋。麦克唐纳赢了。全线通车后,艾伯塔、萨斯卡彻温等中部草原省份加入加拿大,形成加拿大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现在地大物博的版图。因为使用廉价的华工,原本可能破产的安德鲁·昂德多克不仅赚了 300 多万美元,而且还成为美洲铁路史上的名人。

政治家成功了,承包商赚钱了,加拿大人有了沟通两大洋的东西大动脉,然而为铁路付出血汗乃至生命的华工得到的是什么呢?六年间,华工们在崇山峻岭间从事最繁重、最危险的工作,如打隧道、运沙石、架桥梁、运送炸药等,比白人更具生命危险,工钱却只有白人工钱的一半;白人的食品和住处由铁路公司供应,华工却要自己解决;华工的衣食住及日用品不仅自行负担,承建商还要对华工使用的工具实行折旧,收取使用费。华工一年的总收入大约 235 加元,除去必要的花费和被克扣之后,所剩无几。除了疲劳、疾病、危险等肉体上的痛苦之外,最难以忍受的还是不被当人看待的精神上的折磨。汤森在他写的《金山月饼》一书中描绘当时的华工的处境:“被官员所蔑视,被传教士骚扰,被工头谩骂,被暴徒们袭击,华工几乎受到一个种族社会所能强加给的所有苦难。”那个时期的加拿大,无论是大都市还是小乡镇,到处都可以看到各种带有种族偏见的漫画、文字和宣传品,华工几乎受到了一个种族社会所能强加给的所有苦难。令人心酸的是,在敲下“最后一颗道钉”的葛泽拉池举行的太平洋铁路全线贯通的仪式上,竟无一个华工被邀出席庆典,1 万多名华工的拓荒业绩遭到抛弃和忽视。而铁路完工后的加拿大不再需要华工,太平洋沿岸省份又遇到了空前的经济萧条,加拿大政府抛出了一项完全是针对华工的举措:向华人征收每人 50 加元的“人头税”。

根据加拿大《环球信使》2001 年 7 月 13 日提供的史料,50 加元的人头税对于当年的任何一位华工来说都无异于一笔天文数字,加拿大政府推出“人头税”的目的非常明确:“卸磨杀驴”式地赶走替加拿大政府修建完铁路的中国劳工。

加拿大政府这一毒招立竿见影。1885 年年底,第一批华工回国了,尽

管五年来的全部血汗仅仅维持了生存和还清债务,但他们毕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而那些身无分文滞留在北美的华工或者意欲留在加拿大的人,只有带着一身疲惫沿着铁路去闯一条生路。很多人没有来得及看一眼年迈的父母、多年未见的妻儿,就葬身于异国的土地上了。

本来就昂贵的“人头税”还逐年见涨,原本每人 50 加元的人头税到了 1903 年暴涨至 500 加元。

我见过一张极为珍贵的历史照片,拍摄的是 1903 年加拿大移民机构向一位姓王的华工收取 500 加元“人头税”的证明。那纸证明上全是英文,右下方是张盖有钢印的半身正面照片:那是个目光清澈的年轻人,穿着件还算熨帖的西服,白衬衫上系着领带,梳着标准的小分头,一身装束看上去与同时代的欧洲移民没什么两样,但是并不能淡化那张很典型的中国人面孔。我久久地注视着他,惊讶于生活在一个世纪前的华工有如此精气神,再对照欧洲移民的老照片,我的同胞丝毫不比那些年轻的白人木然和猥琐……

这纸“人头税”证明上的照片太清晰、太具象了,利刃般地刺痛了我的眼睛、我的心。要知道,在 18、19 世纪这个开发加拿大这块原始大陆的鼎盛时期,从欧洲招揽移民来北美拓荒的广告是:一对健壮的农民夫妇及一群儿女,一笔可观的安家费,一块自家开垦自家所有的土地……白人移民被给予了多么优惠的条件啊,成千上万的欧洲移民纷至沓来,可唯独华人还要交越来越沉重的人头税。500 加元,这在当时足足能购买一栋房子。从 1885 年到 1923 年,华人付给加拿大政府的人头税总共 2600 万加元,这在当时足以再修一条太平洋铁路。后来,我去美丽的温哥华岛时,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议会大厦这座富丽堂皇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前,一改见到美轮美奂的建筑物就拍照的习惯,因为我听说过这栋大厦就是当年用华工的人头税建造的,在我的眼里,这栋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华丽建筑中,流淌着华工们河一样的血汗和眼泪。

岂止是人头税!一道排华法案使华工与妻小团聚的梦想彻底破灭了。1923 年,加拿大政府变本加厉,赤裸裸地抛出了臭名昭著的《中国人移民